

在与俱乐部代表视频商讨后宣布,原则上同意各队实行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

中国足协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一周观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中国足协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4月9日,在与职业俱乐部代表召开视频会议后,中国足协正式宣布:经过充分讨论,中超、中甲及中乙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代表表示,尊重国际足联关于疫情影响下处理球员合同及转会的相关指导意见,原则上同意俱乐部和球员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实行全队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于是,在欧洲足坛的劳资双方因为降薪这一问题而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中国足协也迈出了这前途难料的降薪第一步,而接下来他们必然将面对非常复杂的难题。

首先,中国足协在降薪问题上目前只是听取了资方的意见,但如何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做通降薪的实际承受方——球员的工作,才是能否顺利实现降薪的真正关键点;其次,虽然中国足协表示已经在降薪问题上获得了国际足联的支持,但后者仅表示“鼓励中国足协依据国际足联的指导原则、本国适用法律,并结合当地实际,形成自己的指导意见”;最后,如何针对收入天差地别的三级联赛制定不同但合理的降薪方案,也将考验中国足协的智慧。

正如《新快报》在报道中所言:“对薪水虚高的中超来说,今年的确是

一个给中超‘降薪’的好机会,但能否推行还得慢慢看,无差别强行推行降薪,没准还会弄巧成拙。”《北京青年报》也表示,降薪对于中国足协说起来“易”,做起来却“难”。

无法律依据成最大难题

作为行业协会,中国足协可以呼吁职业俱乐部和球员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共识,并在执行层面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和方案,但从本质上来说,足协的这种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据悉,为确保最终出台的减薪指导意见合法、科学、公正,中国足协特邀两名深谙体育法问题的律师专家加入工作组,但这依然无法让各家俱乐部完全放心。而在更多人持观望态度的同时,舆论也认为因为缺少法律依据,中国足协很难拿出一份统一的方案。

《天津日报》在报道中提到,已有一些俱乐部就减薪问题私下有过沟通,大家普遍认为有难度且均持观望态度:“首先,涨工资皆大欢喜,减工资就会有怨气,这是人之常情。其次,目前联赛的开始时间、赛程、赛制等问题都没有确定,假如说球员2019赛季踢了30场比赛,2020赛季还是踢这么多,只是可能集中在半年踢,工作量没减,完成了俱乐部各项要求,没耽误工作,如何说服球员减薪?也应当考虑球员的利益。第三,俱乐部和球员之间是有工作

合同的,涉及法律专业上的问题,中国足协得给出指导性意见,万一闹出法律纠纷就不好了。”

《羊城晚报》认为,法律并没有赋予足协可以为俱乐部减薪出相关规定的权力,因此足协还是希望各家俱乐部能够自行私下协商,但每家俱乐部情况不一,是否需要减薪,减薪幅度多大,只能由各俱乐部和自己的球员之间达成共识,“所以,足协尽管召集会议对减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但要让足协出台统一的文件,可能性并不大。国际足联此前尽管也有疫情期间减薪50%的提议,但至今也仅是停留在‘建议’的层面。”对于这一点,《北京青年报》也持相同态度,“因为减薪涉及各方利益重大、具体问题较为复杂,且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法律及契约的框架,因此对于(减薪)‘统一标准’如何界定,各方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视频会议就能推出执行细则。而从研讨会邀请俱乐部、律师、经纪人各方表态来看,中国足协在推出指导意见、俱乐部在执行‘减薪’的过程上面临不同难题,他们对于具体工作也都格外谨慎。”

除此之外,《广州日报》认为,目前中国足坛的劳资双方就减薪问题分歧很大,“虽然足协通告称已经与国际足联多次沟通并获得支持,也与中国联赛各俱乐部达成共识,但国内各俱乐部球员能否如愿实现降薪依然还是未知数。”

《南方都市报》则对几位俱乐部经理人进行了采访,其中某中超经理人回复称:“虽然舆论已经讨论了很久,但我们还没有跟球员聊过这方面的事。”另一位中甲俱乐部总经理则表示:“还没有跟球员聊过相关话题。其实主要还是看老板的态度。”

模范效应能否发挥作用

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中国足协的减薪方案并非完全无法实现,在整个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发挥模范效应,成为了外界给足协提供的可行方案之一。

《新快报》在报道中提到,想要推行降薪就需要有俱乐部代表和球员代表站出来,“当联赛最具影响力的俱乐部带头倡议降薪时,大家才敢于真的给球员降薪,至少小球会不必担心大球会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挖人)了。另外,想全面实施降薪,也需要有号召力的球员发声。比如MVP保利尼奥、金靴扎哈维、国家队队长郑智……这些人若是率先发声接受特殊期间少领薪水,其他球员才会更容易接受降薪的结果。”在中国足协无法在降薪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时,很多中小俱乐部便希望大俱乐部能够身先士卒的想法合情合理,但《羊城晚报》在采访某豪门俱乐部领导层后却得到了不同的回答,“减薪肯定是小成本运营的俱乐部先执行,他们扛不住。但中超一些大资本俱乐

部,减薪两个月,也就是省个几千万元,在大老板眼中不算什么。而且这样做反而伤球队的士气,让球员觉得俱乐部不是出现了什么困难。所以,大资本俱乐部一般不会主动减薪。”

除此之外,还有媒体认为,中国足协切忌在降薪方案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足球报》在报道中提到,即便是按照目前中国足协公布的“实行全队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统一降幅,也不应该是“无脑一刀切”,“中国职业联赛,尤其是中甲、中乙的部分球队中确实存在一些收入较低的球员,所以,中国足协在出台减薪指导意见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出台‘低薪保护性措施’。比如,对于月薪低于一万元的球员,实施保护性措施。”中国新闻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对低收入球员的保护问题,“(降薪)对于中甲、中乙底层球员的保障也尤为重要。2020赛季何时重启尚无定论,在这段‘空窗期’内,本就收入不高的他们,能否在降薪之后维持生活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不能为了一味降薪,过多损失了这部分球员的有限利益。”

对于中国足协来说,降薪这道难题的解答才刚刚开始。正如《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所写,“俱乐部某种意义上把减薪问题的‘皮球’踢出,中国足协需要开动脑筋,争取做到合理‘控球、分球’。”

ATP称如果赛季重启将优先举行重要赛事

■本报记者 吴雨伦

虽然ATP(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和WTA(女子职业网球协会)巡回赛计划将于7月13日重启,但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使职业网坛继续停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加拿大网球协会昨日宣布,原定于8月10日揭幕的WTA罗杰斯杯因疫情取消,而ATP本赛季马德里、高登齐近日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近期赛季重启有望,但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组成的“三巨头”都表态同意,若赛季重新开始,赛程安排将秉承“重要赛事优先”的理念。

此前,ATP和WTA曾发表联合声明,巡回赛将停摆至7月12日。四大满贯赛事中,温网已确定取消,美网暂未发表推迟或取消声明,而法网已自作主张延期至9月20日至10月4日举行。高登齐最新表态ATP将秉承“重要赛事优先”原则,也意味着ATP对法网擅自改期事件妥协了,“我不会对法网自行推迟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法网当初的推迟决定是因为对于疫情的恐惧,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网球也需要更多的团结。”

这位今年1月刚刚就任ATP主席的意大利人强调,优先举行重要赛事的决定是在与包括“三巨头”在内的球员工会成员商议后做出的。“如果赛季能在8月重新开始,我们将尽力办完剩余的大满贯赛事与六站大师赛,否则完成本赛季的难度将增加十倍。”

根据ATP方面的设想,最理想的情况是职业网坛在7月12日结束停摆,北美硬地赛季、欧洲红土赛季、欧洲室内赛季接连上演,球员将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征战两项大满贯与六站大师赛。如果美网如期在8月31日开赛,ATP计划在美网后安排一个月的红土赛季,并在法网前后各增加一项红土大师赛——罗马大师赛与马德里大师赛。而与法网新举办时间撞车的ATP赛事,或许都将面临改期甚至取消的风险,这其中包括由费德勒主导的拉沃尔杯,以及两站在珠海和成都举办的ATP250比赛。

在无法预知疫情何时结束的情况下,剩余赛季的赛程安排成为摆在ATP面前的难题,高登齐表示,“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在半年内排完剩余赛事,已经制作超过50个版本的赛事日历。”不过,目前的一切皆为假设,ATP也将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我们甚至不排除明年才能开始比赛。而随着新冠疫情形势不断变化,我们不得不每天都做出调整。”

大乐透新规上市一年 期均筹公益金逾亿元

本报讯 自2019年2月19日起实施新规则至今年春节休市前的一年间,体彩大乐透共经历141期(第19019期—20009期)开奖。其间,大乐透一、二等奖中出的数量和奖金“成色”均较之前有所增加,共中出四个亿元大奖。与此同时,体彩大乐透筹集的公益金数额也不断攀升,单期平均筹集公益金超过1亿元,为中国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更多力量。

新规则下,体彩大乐透奖项数量由之前的六个增至九个,且大多数固定奖的奖金设置比之前有所提升。追加投注的奖金分配设置同样进行了调整:由之前的追加投注参与一至五等奖的奖金分配,调整为仅参与一、二等奖奖金分配;追加投注奖金由当期基本投注对应单注奖金的60%调整为80%。

新规则实施一年间,大乐透一、二等奖的表现尤其亮眼,中奖数量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共中出一等奖189注,单注最高奖金1800万元(189注),以及二等奖17161注。在开出的四个亿元巨奖中,山东泰安一位购彩者在第19041期凭借一张单式倍投票,5组号码注中二等奖,共中得当期33注一等奖中的30注,每注1000万元,以及30注四等奖、30注六等奖、60注八等奖,单票收获奖金高达3.6亿元。其他三位超级幸运的购彩者,也分别揽下单票1.8亿元、1.44亿元和1亿元的巨额奖金。在大乐透新规则实施的一年间,排名前十大奖“门槛”达到了5000万元。

购彩者新收获幸运的同时,体彩大乐透在新规则实施一年间,通过399.09亿元的发行量,为国家筹集公益金143.67亿元,平均每期筹集公益金1.01亿元,无论发行量还是筹集公益金的数额较往年均有较大提升。体彩大乐透所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支持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今年,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短暂休市后,3月11日起,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有序恢复销售和兑奖。截至4月8日,除北京以外的所有地区,大乐透均已恢复销售和兑奖。值得一提的是,本月底,备受期待的体彩大乐透全国营销活动也将如约而至。(文彬)

上海市电竞协会探索长效机制以建立竞技项目人才库

筹建上海集训队为业余高手搭台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新冠疫情之下,几乎所有的体育赛事都受到波及,电竞运动也无法独善其身。在线下赛事转为线上之后,看似清闲的上海电竞并没有停下脚步。继今年2月与北京、广东两地电竞协会达成战略合作框架之后,上海市电竞协会近日又在全国范围内迈出第一步,开始着手组建上海电竞集训队,而首批打造的就是当下非常流行的《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两个比赛项目的队伍。

“在建设‘全球电竞之都’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能够为上海打造一张与城市地位相匹配、与城市相得益彰的电竞之都新名片。”上海市电竞协会副秘书长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我们规范化打造电竞运动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过组建集训队,来为上海建立一个电竞项目的人才库,让更多人有机会代表上海参加各种赛事。电竞比赛中不应该只有高端职业玩家的身影,也应该让业余高手获得展现风采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这项运动社会化的步伐,让电竞一步步向传统体育靠拢。”

上海市电竞协会首批组建的《英雄联盟》集训队已于4月9日开启选拔,受到了众多业余高端玩家的热捧,而业内对于随后开启的《王者荣耀》报名同样反响热烈。“参加选拔是有门槛的,S9赛季单双段位结算高于等于铂金1,S10赛季单双段位高于等于铂金3的玩家才拥有报名资格。”王勇表示,即便有着比较高的门槛,而且也是要求以组队方式参加选拔,反响依然超出了协会的预期,“我们原本的想法是组织大约60支队伍参加选拔,但实际上却有近百支队伍获得资格,这充分说明了电竞运动在上海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本次选拔将进行至本月25日,产生的四强队伍将获得纳入上海集训队的资格,进入集训阶段。“这次赛事将力求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从十六强阶段开始,比赛全程将OB(裁判以观察者身份进入游戏监督)并录像。”王勇透露,其实上海市电竞协会去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组建集训队,“虽然目前电竞赛事受到疫情影响无法线下举行,但选拔赛依然可以在裁判监督下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因此我们在近期开启了首个项目的选拔工作。”

此前曾有过其他省市电竞协会组建地方电竞队伍,但基本都是通过与职业队达成协议、进行挂靠,这种操作方式相对简单,但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我们不希望重复这样的简单化操作,上海市电竞协会希望打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机制。”王勇表示,上海电竞集训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更像一个上海电竞运动的人才库,“与职业队签约的职业玩家目前不会参加我们的选拔,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业余玩家们的高端选手集合起来,在形成集训队之后,视不同赛事的需求,从这个人才库里来选拔不同的选手代表上海参加不同的赛事。”据悉,虽然上海市电竞协会目前首批启动集训队选拔的只有《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但在时机成熟之后,组建其余主流电竞项目的集训队也将被提上日程。

组建地方电竞集训队,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资金问题,对此上海市电竞协会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我们将通过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方式组建队伍,目前已经有企业与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在得知情况后,主动表达出在接下来的项目集训队上与我们合作的意愿。”王勇表示,上海市电



电竞选手们正为备战线上赛进行训练。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降低参与门槛 引入AI打分系统

武术从线上擂台赛中寻求“破圈”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疫情期间为避免聚集,大批群众体育赛事与活动“转战”线上,以“隔空”教学的方式进行。上海武术院则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让武术“破圈”的契机,于近日发起了一场名为“武术云挑战”的线上擂台赛。赛事参与的方式并不复杂,爱好者只需拍摄不超过40秒的武术练习视频,再将其上传云端即可完成全部流程。除利用上海武术院既有优势资源,邀请多位武术世界冠军录制示范视频作为指导,这场线上擂台赛的另特色则在于对数字化的探索,引入AI打分系统——该系统的原理为,通过对大量武术视频的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骨架识别技术能将参赛者的动作与标准动作进行对比,从而生成相应分数。

“上海武术有百年历史,我们既想挖掘其中的传统与文化,也希望拓展武术在互联网的应用模式。这一次(线上擂台赛)是武术运动面向大众进行的数

字化‘破圈’尝试。”所谓“破圈”,就是让武术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武术圈内,在上海武术院党支部书记王立琴看来,这种能提供反馈的线上交互,有利于推广武术运动。相较于一般的线上教学,这套打分系统不仅更具科技感与新鲜感,其实也在专业指导与爱好者之间的信息沟通过程中增加了一步反馈,使得专业指导针对不同参与个体的个性化意见能直观地反馈给所有爱好者,形成一种独特的参与感,拉近双方的距离。这正是不少参赛者的需求所在,从赛事报名后台的留言中也不难看出——除了询问参赛事宜,亦有不少报名者留言提出,希望能在上传视频后,从专业人士处得到更多的指导与反馈。

既然以推广为根本目的,如何降低参与门槛自然是本次赛事的关键。从武术内容本身而言,除了迷踪拳、查拳、华拳、船拳等能体现中华魂魄特色的项目,主办方还将相对较为适合入门爱好者学习的杨氏太极拳纳入比赛范围,并

将每段表演的时长控制在40秒内。考虑到武术爱好者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流,整个报名环节经过多次优化,旨在做到一简再简。截至上周五,活动注册人数已突破3000人,参与者中不仅包含了各年龄层次,甚至还有部分境外选手的视频投稿,影响力超过了组委会预估,线上投稿时间也因此顺延一周,截止日改为4月18日24时。

线上擂台赛最大的技术难点在于建立AI打分系统,这套由每步科技提供技术支持的系统,其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去年于申城进行的武术世锦赛期间,主场馆外的武术嘉年华就曾设有AI视频展示分区,对体验者的太极拳套路进行技术分析对比,并作出数字化评判。可以说,如今这场线上擂台赛正是当初那次尝试的延续。

彼时所有体验者均在嘉年华的展区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进行练习,场景相对简单且固定,体验者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点也大体相同,而现在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这在技术上确实造成

了难题,疫情期间大家都只能利用各自身边的空间进行拍摄,光线、角度、设备都有所不同。”据每步科技首席技术官蒋伟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公司的设备始终处于运转状态,不断利用武术视频进行深度学习。只不过,蒋伟也坦言,在目前的技术水准下,AI打分系统在某些方面与人工评判仍有距离。“譬如,机器无法对参赛者的精气神进行评判。此外,一整套动作里可能有一些占打权重的关键动作,这套系统还需进一步学习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蒋伟表示。

考虑到这一点,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增加赛事的互动性与社交属性,除AI打分系统外,本次赛事还将发起与打分系统权重相当的线上市民投票,综合两项结果决出名次。据悉,投票环节将在4月19日零时开启,结果则将于4月29日公布。据王立琴介绍,这次与时俱进的数字化尝试只是开始,未来武术将更多地与高科技结合,通过不同的渠道让更多群体接触到这项运动。

目前,全国80%以上的电竞企业、俱乐部、战队和直播平台集聚申城,根据虎牙直播与体坛电竞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电竞城市发展指数》,上海以99.21这一接近满分的指数,被定义为全国唯一的“超一线电竞城市”。针对疫情对线下赛事的影响,上海电竞协会已开始未雨绸缪,为未来的赛事恢复做好预案,其中便包括与各区的相关部门交流,进行前期筹划和准备。王勇说:“在大批线下赛事无法在上半年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可能在线下赛事恢复之初迎来一个赛事集中举行的井喷期,与各方面进行沟通从而做好资源调配,

便是我们近期的工作重点之一。”今年上海将迎来《英雄联盟》S10全球总决赛和电竞大师赛这样的重头戏,在如此良好的氛围下,以上海为名组建的集训队将进一步动员业余高端玩家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其中,为电竞运动发展开辟出新的战场。